

名誉主编 姜 昆

主编 冯不异 刘英男

中
國
傳
統
相
聲
大
全

中华说唱艺术研究中心《中国传统相声大全》编委会编
名誉主编 姜昆 主编 冯不异 刘英男

中傳統相声大全

海右先生
姜昆



第三卷

《中国传统相声大全》编委会

名誉主编：姜 昆

顾问 问：方 成 赵亦吾

主编：冯不异 刘英男

编委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于万海 王 决

王丹蕾 冯不异

纪 元 刘英男

许廷钧 宋 勇

陈连升 陈笑暇

金 成 耿 瑛

殷文硕 贾德臣

徐连源 廉春明

《中国传统相声大全》

(第三卷)

目 次

单 口 相 声

| | |
|-------|-----|
| 韩信击缸 | 3 |
| 飞笔点太原 | 8 |
| 邵康节测字 | 17 |
| 测酉字 | 37 |
| 测酉字 | 41 |
| 赛诸葛 | 46 |
| 小神童测字 | 50 |
| 求一毛 | 55 |
| 巧测字 | 57 |
| 灯下神数 | 60 |
| 皮匠招亲 | 64 |
| 学手艺 | 71 |
| 赎 驴 | 86 |
| 可鸽进京 | 89 |
| 搓儿淘气 | 97 |
| 钢刀子 | 111 |
| 怯卖菜 | 117 |
| 上饭馆儿 | 124 |

| | |
|------|-----|
| 学行话 | 136 |
| 江湖医生 | 140 |
| 戏 迷 | 152 |
| 龚爆鸡 | 154 |
| 三娘教子 | 158 |
| 歪大鼓 | 162 |
| 百兽图 | 173 |
| 围 场 | 178 |

八 大 棍 儿

| | |
|------|-----|
| 君臣斗 | 187 |
| 后补三国 | 214 |

对 口 相 声

| | |
|-------|-----|
| 揣骨相 | 259 |
| 牙粉袋 | 267 |
| 打桥票 | 271 |
| “打”白朗 | 275 |
| 南征梦 | 284 |
| 高山求子 | 300 |
| 主客问答 | 312 |
| 朱夫子 | 319 |
| 丢驴吃药 | 332 |
| 卖棺材 | 341 |
| 山西家信 | 356 |
| 山东跑堂 | 364 |
| 韩复榘讲演 | 367 |

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白 吃 | 374 |
| 三性人 | 391 |
| 抢菜刀 | 397 |
| 书 迷 | 401 |
| 打沙锅 | 414 |
| 酒 迷 | 420 |
| 儿子迷 | 430 |
| 大戏魔 | 441 |
| 戏迷药方 | 450 |
| 巧对春联 | 461 |
| 巧对春联 | 464 |
| 卖春联 | 468 |
| 对春联 | 475 |
| 对对子 | 485 |
| 打灯谜 | |
| ——追“把”字 | 499 |
| 打灯谜 | |
| ——憋“我”字 | 510 |
| 打灯谜 | |
| ——憋“好”字 | 518 |
| 打灯谜 | |
| ——凑腿 | 528 |
| 猜灯谜 | 535 |
| 五红图 | 550 |
| 五行诗 | 557 |
| 八大吉祥 | 563 |
| 歪批《三国》 | 570 |
| 梁山点将 | 580 |
| 哭的艺术 | 588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哭笑论..... | 598 |
| 小买卖论..... | 606 |
| 大登殿..... | 613 |
| 评剧杂谈..... | 634 |
| 学评戏..... | 647 |

群 口 相 声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金刚腿..... | 657 |
| 找五子..... | 665 |
| 四字联音..... | 674 |
| 大 审..... | 683 |
| 大审诓供..... | 688 |
| 垛 字..... | 697 |
| 双字意..... | 701 |
| 训 徒..... | 707 |

《中国传统相声大全》一至四卷分类总目录（见第四卷）

《中国传统相声大全》一至四卷篇目笔画索引（见第四卷）

单 口 相 声

韩信击缸

一块白薯四两，两块白薯半斤，三块白薯十二两，四块白薯斤半。哪块大一点儿？

这分量啊，还不大一样。您看当初啊，有一韩信，他给卖油的分过一回油。因为这两个卖油的买卖不大好，不愿意做了。那么怎么办哪？两个人在半道找麻烦：“你看看这买卖不能做了，老不卖钱，不能做了。”这个说：“你不愿意做了，我也不愿意做了，既是都不愿意做了，咱俩分了得啦。”“好吧，咱俩分了。”这两个人哪分十斤油。十斤油，可是那个提呀，一个三斤的；一个七斤的，这没法分。“咱俩分啦。”“好吧，你给我多少？”这位拿起三斤一个提来呀，一共是十斤，这个桶是空的，那个桶里是十斤油，提出三斤油来往空桶里一倒：“得咧，这是你的咧，这是我的咧。”“你的咧？”“噢，这是我的。”“啊，你合适了对不对？我不合适呀！你那里是七斤，我这里是三斤，哪儿行啊，这个？”“那行，我再给你来一提，这是六斤啦，行了不？”“行了。”“你行了，我也不行了！”这两个人怎么也分不开，韩信走到这儿说：“你们两个干吗哪？”“俺俩分油呢。”“分油怎么分不开呀？”“你看一个三斤提，一个七斤提，我们俩一人五斤，这怎么分哪？”韩信说：“不要紧，好分，我给你们分，把油都倒一桶里头，把这桶腾空喽。”腾空了，韩信啊，拿着这个三斤的提来呀，打这十斤油里头，提了一提：“你看多少？”“三斤。”“再来一提，俩三斤六斤，再来一提，仨三斤是九斤哪，瞧准了没有，这是九斤，这里头还有一斤。”又拿七斤提在这九斤里头一提：“你看这是七斤提，你看这里是多少？”“这里是九斤哪！”“提出七斤来，

往这一倒，这里头有一斤，这是八斤对不对？”“那是二斤。”“啊行了。”再拿起三斤提来，打这八斤油里再提出三斤来往那二斤里一倒：“你算算这是多少？”“五斤。”“这里头？”“这里头也是五斤。”“对了，完了，你们俩走人。”他这儿给分开了。

韩信小时念书的时候，他还击过一回缸。在学房里头，小孩儿念书，老师这天没在家。当院里有一个大水缸啊，是养活鱼的，很大一口缸。小孩儿淘气，捞鱼去了，一捞鱼，鱼跑缸底去了，小孩身子轻呀，头又沉，掉在缸里头了。小学生当时来不及呀，搬缸是搬不动。怎么样啊？韩信这点儿地方是快。老师有一大秤，赶紧拿起秤砣来，照这缸上，当！当！当！咚！哗啦啦……水流出来了，算是把小孩救了。打这儿老师很喜欢他，说这孩子很聪明。他的功课也很好，每天念书啊，老师教完了，提前放他，因为他路程远一些，好早点儿回家吃饭。韩信哪，出学房啊走在这山环儿里头，拐过山环有这么一道河，韩信刚拐过山环儿，就听喊救人。“救人哪！救人哪！”韩信这么一听，耳音很熟，临近了，他认识，是一个打鱼的老头儿。韩信天天打这儿走，老头儿天天在这儿打鱼。老头儿爱说话，跟这小孩儿说：“韩信哪。”“啊？”“上学呀？”“我上学。”“看我今天能打多少鱼呀？”“你打多少鱼呀？三十多斤。”小孩儿这么一说，老头儿一打鱼呀真就三十来斤。第二天老头儿还问：“你看我今天打多少鱼呀？”“我看你还打三十来斤。”哎，又打三十来斤。他这是怎么档子事情？这老头儿听这小孩儿说话呀，说打三十来斤，借口气儿，那嚼谷啊有点儿敷余，他打三十来斤，有点儿累了，他就不打了，其实要是再打，还有，就这么档子事。这一天，韩信一早晨上学，这老头儿又问：“韩信哪，你看我今天能打多少鱼呀？”小孩也有高兴的时候，也有不高兴的时候。“今儿个你呀，连鱼尾巴你都逮不着！”“我逮不着，好啊，你听听这孩子说丧话。”韩信上学去了。这老头儿一打这鱼呀，嗯！下去这网还真沉，自个儿都拽不动了，好不容易才把这网拽上来呀，一摘开网这

么一看哪，里头真是没鱼，有一个坛子。就这黄酒坛子，盛五十斤酒的大坛子，上头有黄绫子画着符，用红绒绳系着。这老头儿有点财迷，心说：“这个呀，打不着鱼呀，这坛子里头挺沉，一定是金银财宝，这下我兴许打鱼的事儿甭干了，发点儿财，对了。解这红绒绳儿，打开一道符，还一道，再解红绒绳儿，又一道，三道符，这么一看，坛子里一道黄烟，哎！就跑出去了。老头儿一看坛子里任什么没有。嘿！费这么半天劲，我打一坛子，这管什么呀？这老头儿正在纳闷哪，就听半悬空上有人嚷：“王老头儿！”这老头儿一听半悬空打雷，好大嗓子！抬头这么一看哪，自个儿吓一跳。嗬！好大个儿，平顶身高足够一丈开外，锯齿獠牙，红胡子蓝靛脸，虎皮号坎，虎皮战裙，光着两只脚巴丫儿。老头儿一瞧，这是妖精，“嗬！我说你是什么呀？你可别吃我！”“啊，王老头儿，你不要害怕呀，我是夜叉，老爷子。”“啊，你是夜叉，跟我称老爷子怎么回事？”“因为我在海里头尽吃人，龙王爷把我逮住了，把我装到坛子里头，永辈子不准出世，把我扔到河里头了。今天你把我救了，我要报答你的恩哪！”“嗬！闹了半天，您敢情是夜叉，我把您救了，您要报答我的恩，那么您有钱给我俩钱儿吧，我穷得要命。”“哎！我没钱哪，穷爷爷呀！”“噢，没钱嘛，你还得穷爷爷？那么您应当怎么报我恩哪？”“我这么些日子了，我圈了三年多了，任什么没吃哪！我打算把你吃喽！”“啊？我还没听说过这么报恩的哪！你把我吃了怎么回事？”“省得你再打鱼受罪呀，你要一死啊，你见着阎王爷，我给你托付托付，让你托生一个富贵之家，你看怎么样啊？”“那不成您哪！我这么大岁数，我也不能让您白把我吃喽。”“你让我吃我也得吃，不让我吃我也得吃你呀。”“我说你这可不讲理，对不对？这么办，咱俩商量商量，你要吃我也成，咱们找这过路人哪，让人给评评这个理儿，您这人头公道不公道，我把您救了，您还要吃我，呆会儿有过路人说应该吃，我认了，我让您吃；要说不该吃，您就不能吃我。”“那个，得过来几个人，过来一个人

就成啊？”“那不成啊，得仨人。”“好吧，就这么办了，咱们等人吧。”这老头儿直喊：“救人哪！救人哪！”好不容易盼来一个人，是个砍柴的：“我说老头儿，你嚷什么呀？”“因为我打鱼呀，打上一个坛子来，里边装个夜叉，他打算要吃我，我们俩正在磨烦哪，哎，你给说一句话，要应该吃，我让他吃了；要不该吃，他就不能吃我。”夜叉在半悬空说：“打柴的樵夫，你要说该吃，我就吃他，要说不该吃，我就啃^①你！”这打柴的一想，这好哇？啊！“哎！该吃，该吃！”这打柴的一走，心说：“你真就不讲理，我没地方雇雷去，要有地方雇雷我给你一雷！”这砍柴的走了，老头儿说：“我这个倒霉呀，咱们再等吧。”等着等着来了一个耪大地的，扛着大锄，又走过这儿了。“救人哪，救人哪！”“哎，老头儿你喊什么呀？”“嗯，夜叉他要吃我。”夜叉在半悬空说：“你看要该吃就吃他，要不该吃就啃你呀！”这耪大地的说：“该吃，该吃他！我管不着，我走了。”这耪大地的心说：想不到这地方闹妖精，嗯，愣吃人，这我没法子。这样就俩人了，老头儿喊着喊着正赶上韩信放学回来了。“救人哪，救人哪！”小孩儿过来：“哎老头儿，你喊什么呢？”“嘻，韩信，你家去吧，你这小孩别让妖精把你吓着。”“我还没瞧见妖精什么模样呢！让我开开眼，我瞧瞧妖精什么模样？怎么挡子事情？”“我打鱼打出一个坛子来，是个夜叉，他净吃人，龙王爷把他圈起来了。我呀揭开符，他跑出来了，他要报我的恩，他打算把我吃了，到阎王爷那儿让我托生一个好人家。我跟他商量好了，过来仨人，要说该吃，他就吃我；要说不该吃，他就逮谁吃谁。”韩信说：“那不要紧。”“不成，不成，夜叉瞧见一小孩子，他把你吃了麻烦了！”韩信说：“不要紧，我看看。”“你别看了，回头再把你吓着。”这夜叉在半悬空搭话了：“这一小娃娃！”韩信一抬头，嗬！好大个儿，这相儿，锯齿獠牙，红胡子蓝靛脸。这小孩儿胆子还真大：

① 啃：读 kèn，北京土话，表示吃的意思。

“你干什么的？”“我是夜叉老爷子。”“怎么回事呀？”“王老头儿把我救了，我打算把他吃了，你要说该吃，我就吃他，要说不该吃，我就吃你呀！”“要吃我，敢情好吃啊，嫩胳膊嫩腿儿的一点儿不塞牙，就这样，你别瞧我好吃，就是难淘换！你是怎么档子事情？”“因为龙王爷把我装进坛子里头，这老头儿把我救上来了，我要报答他的恩哪！”“啊？报恩就吃人？你说龙王爷把你装坛子里了？”“啊。”“我不信。”“你怎么会不信？”“你那么大的个儿，一丈多，那坛子那么点儿，就会把你装到里头，这不是说瞎话你都不挑好日子吗？”“啊，你不信！”“我不信。这么办，我说夜叉老爷子，你要是真跑坛子里去，呆会儿连我饶上，你把我也开喽！”“啊，那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我会变哪！我嗖的一阵风，我就钻到坛子里面。”“那总得试验试验我瞧瞧，你跑到坛子里头，我在坛子口喊你几声，你要答应三声，回头你出来，你连我一齐吃。”“好，就这么办，你可不许撒谎啊！”“那多新鲜，我这一个小孩子，多咱也不会撒谎。”“好吧，你先闭上眼睛。”“我干吗闭上眼睛？干脆我拿手捂上眼睛成不成？”“好，你捂眼睛吧！”韩信拿手一捂眼睛，露着手指头缝儿，瞧着他，就看这夜叉一阵狂风，一股黄烟，哎！就钻到坛子里头了。韩信赶紧拿手一捂：“哎，老头儿，刚才有什么东西没有？”老头儿说有符。“赶紧拿来！”一道符，两道符，三道符都拿红绒绳系上，韩信恐怕他没在里头：“夜叉老爷子！”“哎！”“夜叉老爷子！”“哎！”“夜叉老爷子！”“哎！”“我说您怎么上来的？”“王老头儿他把我捞上来的呀！”“啊，把你捞上来的呀。”当！一脚，“你还下去吧，孙子！”又给踢河里去了。

(汤金城演播稿 刘英男记)

飞笔点太原

这段相声，说的是书法家的故事。什么叫书法呀？就是写字。过去读书人都写毛笔字，写得好的，就是艺术品，可以刻成碑帖，流传后代，让大家学。说起写字，有的学问蛮高，字写出来可实在不怎么样；有的人书没念过几本，连封平安家信都写不通，可是他的字写出来还看得过。据说这写字一半是天才，一半是功夫。“字无百日功”，这句话不错。字写不好，架不住天天写，天才差点儿的也能写出好字来。

大家都说我的字写得就不错。嘿嘿，这可不是跟您吹，我写得还是真不错。近代的书法家敢说写不过我，何以见得呢？他们写的字只能卖，我的字不但能卖，还能当。由这一点您就知道我的书法如何啦！

解放前我时常当字，没钱花就当，找张白纸，刷刷刷写好喽拿到当铺往柜上一放：“当这个。”站柜的拿过去一看：“当多少？”“十块。”连价儿都不还就写十块。您就知道我这字写得怎么样啦！您可听清楚，是我这张字纸包着二钱重的金戒指一块儿当才当十块哪！哈哈！笑话，我的字要写得好，我就卖对子去啦！

真正写好字的，称为书法家，这可不容易。得大家都公认那才行哪！您看颜、柳、欧、赵、苏、黄、米、蔡，这都是大书法家。各成一派，独具一格。各人的字有各人的风格。要不怎么后来学字都学这几位呢？

有的人说这几位的字写得倒都很好，可是比不过二王，就是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。这话可不错，不但现在人说王羲之字写得

好，就是当年的人，也没有说王右军字不好的。他怎么能成这么大的名呢？这里有个窍门，一来是写得真好，二来是他的字不外传。写完就烧。物以稀为贵，所以他的字越难得，就越成名，两毛钱写副春联，外送仨小福字儿，连纸钱都有啦，写得再好也成不了名呀！

王右军的真迹，别说现在找不到，就是当时也不容易呀！现在我们想看王羲之的字，就是那份碑帖，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。这还不是王羲之写的，是唐朝一位和尚集的。据说这位和尚给了王羲之后辈不少钱，在他家里翻，什么账本呀，对联呀，批的书呀，到处找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就这么把这份碑帖凑起来的。您想，这些字能可靠吗？有些是王羲之写的，有些就不是他写的。您想：账本上那些字，有些是大师傅写的也说不定。您看看，想见王羲之的字多难呀！

现在难呀，当初也不容易。任凭给多少钱他不写呀！那些财主们，想个王羲之的单条都想疯啦！随便托谁去说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王羲之就是不写。这些人一商量，怎么办呢？人多主意多，大家想出个办法来：花钱雇小偷，专门去偷王羲之的鹅。因为王羲之最爱养鹅啦。“羲之放鹅”嘛！他喂了几十头鹅，一头赛一头的那么好。天天自己喂，自己刷洗，晚上自己清数；往笼子里一关。嗜好嘛！雇小偷偷他两头好的，王羲之一定得找。怎么找呢？就是写告白条。那时没报纸呀！没法儿登报呀！

嘿！这个法儿还真灵，偷了他两头鹅，果不然的第二天街上告白条就出来啦：

“本人昨晚偶然不慎，走失白鹅两头，如有仁人君子送回者酬银五两。闻风送信找到者，酬二两，决不食言。王羲之启。”

告白条这么一贴出来，大家派人撕下来分；雇小偷的钱出得多的分两张，钱出得少的分一张。拿到裱糊铺用上宣贡绫一裱，拿回家去往客厅一挂。王羲之的亲笔中堂嘛。据说，当时这么个中堂值一千两银子。您想要是搁到现在，嚯，那就值远去啦！

王羲之写了找鹅告白条第二天，鹅就自己回来啦，也没人要钱。过了几天又丢了两头，王羲之又写告白条找鹅。就这样三四次，王羲之明白啦。“唔！这不是偷我的鹅哪，这是偷我的字哪！我不写啦！”他不是不写了吗，这鹅也不丢啦！您就知道王羲之这字写得怎么样啦！

王羲之字写得好不但凡间公认，就是上界天庭也公认。何以见得呢？有一回，上界修南天门，门楼子修好啦，玉皇大帝想写块匾，就问太白金星：

“咱们上界谁字写得好呀？”

“启奏吾皇，上界没有写好字的。”

“一个都没有吗？不是吕洞宾写得不错吗？”

“差得远！”

“曹国舅写得怎么样呀？”

“更不行啦！”

“照你这么说南天门这三个字就没人写啦！”

“上界没有，凡间倒是有一位写好字的。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王羲之。”

“快点派人去跟他说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！”

“您给多少钱他也不写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呀？”

“必须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……”——合着要王羲之的字都得用计。

太白金星当时叫过来鹤鹿二童：“你们俩人变俩小孩儿，带一对好鹅，到王羲之那儿去卖鹅，他要问你，你们就这样说……”

鹤鹿二童奉命，当时就下凡啦！在上界挑了一对好鹅，一公一母，到王羲之那儿来啦！到了门口就喊：“卖鹅，卖鹅！”

王羲之正在书房喝茶哪，听到大门外边有人喊卖鹅，这倒得